

那时不知有冰棍

□赵文新

今年酷热，糍糊一样黏稠的空气糊在周围，透不过气来。疾步走进家，打开冰箱，一股薄纱般的冷气冒出来，顺手拿一根冰激凌，慢慢吃，应该不会损伤身体吧？冰激凌丝绸般的奶油冰凉凉地从舌尖滑过，惬意的感受唤醒童年吃冰的记忆。

我的老家村前有条河，从我记事起，就常到河边坐船玩耍。河上很热闹，往来船只的划桨声、拉网声、说笑声，让河水欢腾而生动。从村里到河边有一条比较宽的路，路中有一个渔场。为了保存鱼，渔场冷库存放着冬天社员凿回来的冰。渔场成为河水、村子、社员生活的纽带，因而夏天，孩子们结帮成群地要冰吃，理所当然。

我跟着小伙伴去渔场要过几次冰。渔场的库房挺高大，有村里戏台那么高，我仰头看，很神秘。渔场的看门人，村里人叫他老周。

我去过一次冷库，就像《红楼梦》里刘姥姥身后的板儿进大观园一样，很期待。几个小伙伴都穿着半袖短裤。进去后，一股强大的冷气忽地包围过来，我浑身发颤，抱着膀子蜷缩着，看着山一样高高的冰块，闻着浓重的鱼腥味，感觉寒冷阴森。又觉得进来一趟不容易，吃冰的美妙比寒冷更有诱惑。赶快弄冰，顿感人小力薄，有点老虎吃天无处下口的感觉。还是个子高的小栓子有办法，他看见一把铁锹，顺手拿起来当刀，用力削。飞起的冰碴打到身上又疼又凉，我们都等着接小冰块。他低头用劲地剝、戳、撬，铁锹把儿弹回来，磕到他脑门上，他扔下铁锹，捂住脸喊疼。听到老周拉着俚声说，冰吃多了肚子疼，出来吧，要锁门呐！我们赶快捡了几块冰，匆忙中塞进嘴里一块，又掖在口袋里几块，准备回家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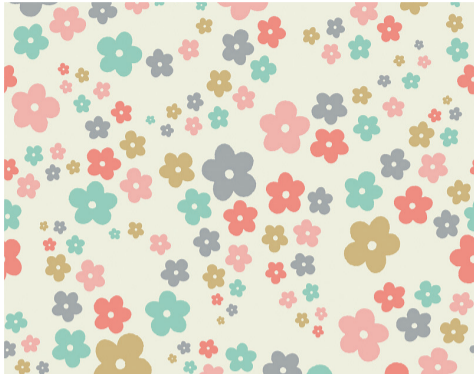
一次下午放学后，我们六七个同学去渔场要冰。看门的年轻人说老周歇假，他替班。他不认识村里的人，看我们背着书包，就先让背书再给冰。大

家轮番把学过的课文都背了，他还不给。我赶快掏出语文书，读没学的课文：“也许你在大冶或鞍钢，勤劳地操作在高炉旁；也许你在长江三峡……”年轻人打断我，说不是“大冶”，是“大冶”，比“冶”少一点念“ye”的三声，就是把爷爷的“爷”音拐个弯儿。听他这么一说，我不再读了，和同学半信半疑地看着他。“还吃冰吗？”他问。这时太阳西沉，天不太热了，主要还是背书让心里比吃冰还凉，我最先摇头，转身回去。其他人也跟着往回走，七嘴八舌地说那人：不给冰吃，还给称大辈当“爷”，比老周差多了。我回家翻《新华字典》查“冶”，果然是“爷”的音拐个弯儿。一直记得“大冶”这个笑话，从那时起，不认识的字，我都要查查字典，不再蒙着读。

一直到改革开放后，村里开了个冰棍厂，一根冰棍5分钱，比渔场的冰好吃多了。小伙伴们也长大一些，我们再也没有“组团”要冰吃了。长大后，看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》，张大民给患病的母亲从冰箱里端出半碗冰，老人咯嘣咯嘣嚼冰的声音和我们当年吃冰一样，很享受，还有感染力。

最近读作家肖复兴写的《冰窖厂记》，文中介绍：《北京民间风俗百图》，清同光年间版本，其中有一幅题为“舍冰水图”，上有工整小楷题词：“凡三伏时，官所门首搭一席棚，木桶盛凉水，上置冰一块，棚上挂黄布四块，写皇恩浩荡，民间施舍，写普结良缘，以为往来人止渴。”《燕京岁时记》里说：“京师暑伏以后，则寒贱之子担冰吆卖，曰冰胡儿。胡者核也。”对于远离皇城根儿在农村的我们，冬天吃冰从自家水缸里取（农村冬天屋冷，水缸结冰），夏天吃冰到渔场要，觉得挺满足，冰块似乎还带甜味。

我觉得回忆是一盏灯，照亮了童年生活中有趣的细节；回忆是一个净化器，过滤了儿时物质上的匮乏，留下纯真和欢快。



碎 花

□郁海红

我们部门新分来了一个“00后”小姑娘。这个夏日，她总是身穿各种款式的碎花连衣裙，足登碎花凉鞋或碎花镂空帆布鞋，身背一只碎花的双肩包，就连喝水的瓷质茶杯上也印着碎花图案。更夸张的是，她用来上下班的那辆新买的电动自行车，也被她贴满了不知哪儿弄来的碎花图案。她自称为“碎花控”。说实话，自从她来了以后，办公室里就一直散发着清新淡雅的青春气息。

少女时代的我，也是有碎花情结的。记得有一次，还是小学生的我放学回家，看见门前晾衣杆上晾着三块不同图案的棉布，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那块土黄底色上开满紫色小花的布料，像极了我家屋后那片开满二月兰的小土坡。妈妈说这是托人从上海买来的布料，给我们姐妹仨每人做一件衬衫过儿童节。小妹喜欢那块印有小花猫图案的，二妹喜欢印着草莓图案的。后来，棉布衬衫经过多次洗涤后褪色不少，以至于每次看妈妈帮我漂洗衬衫时，我都担心那些小花朵会被清水带走。再后来，有了一种叫作的确良的面料，虽然那种面料穿了未必凉爽，甚至还显得不透气，但是在那个年代，的确良这种面料很是火了一把，因为挺括、结实、耐穿、易洗、快干，还不容易掉色。那些小碎花图案不管清洗了多少遍，颜色总是那么鲜艳如初。

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自己有了工资，买衣服时碎花常常是首选。特别是在夏天，不管长袖、短袖，抑或是各种款式的裙子，我都偏爱碎花，那些细碎的花朵包裹着我的身体，总是令我身心愉悦，就仿佛春天从未远离。

有了女儿后，我将自己的碎花情结延续到她的身上，总是给她挑选碎花图案的衣裙，小时候她也很喜欢，上大学后却开始嫌土。而我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材早已走样，穿着碎花系列的衣服站在镜子前，自己看了都觉得别扭，活脱脱欧巴桑的感觉，于是只能穿一些有小块碎花点缀的衣服了。

我的衣柜抽屉里还保存着女儿小时候穿过的两条碎花肚兜，还有一块女儿还在襁褓中时打蜡烛包用的棉布被面，蓝底配着黄色的太阳花。每当轻轻触摸这些时，就会有一股熟悉的气息在那些碎花里面氤氲而起，仿佛是再次触摸到了女儿粉嫩的小手、脸蛋，看着她均匀呼吸、甜蜜微笑、萌态十足地打着哈欠，那些盛开着的小花朵一定潜进了她的梦乡。自己的童年、少年、青年时代，曾经拥有过的或热烈、或素雅、或跳跃、或梦幻般的碎花衣衫，也清晰地在我眼前一一飘过，一些与碎花有关的人和事，就会穿过记忆的廊桥缓缓而来……



最凉的面

□王乃飞

在我的记忆里，树上知了声不断的时候、奶奶的扇子不离手的时候、跑在路上脚丫子被路面烙疼的时候……就是到该吃凉面的时候了。

吃凉面，是我儿时关于夏天最美好的回忆。做凉面不需要什么贵重的食材，要求却又是严格的，处处都要讲究一个“鲜”字。

面要“鲜”——要才擀出来的面，还带着水分，不经少许耽搁，一擀出来就下到锅里。

水要“鲜”——这水要是刚从井里打出来的，鲜凉鲜凉的，不许“沾”上半点阳光，一打出来便放在阴凉地里。

材料要“鲜”——黄瓜、豆角，要是刚从架上摘下来的；香椿芽，要是刚从树上采下来的。

那时候，谁家院子里种菜了，便踏进人家门里，喊一声：“摘只黄瓜，下凉面了！”对方大都很热情地说：“摘吧，这么热的天，不吃凉面热死人呢！”

每到吃凉面的时候，母亲就在那里和面、擀面，父亲便忙着剥蒜、采来新鲜的香椿芽，或摘来黄瓜、豆角。母亲做出面来，下到锅里，等快熟了就喊：“面

就要得了，打水吧！”

父亲就呼哧呼哧在小井上压一通水。等面熟了捞出来，立即就放到盛满凉水的盆子里，过一会儿，面在水里凉了，要再捞出来放在另一个盛满水的盆子里。换两次水，那面便真正的凉透了。

然后就是一阵捣蒜声、切菜声，菜和蒜泥搅在一起便成了汁水。凉面一碗一碗地盛上，盆子里放着“汁水”，每人按自己的口味加料，拌匀了，呼啦呼啦扒进嘴里。

吃一碗凉面，便觉得身子在热浪的煎熬中轻松了许多；吃两碗凉面，五脏六腑都有一股清爽气；吃三碗面，从头凉到脚后跟，忘了是在夏天！我再去盛面的时候，母亲却瞪我：“吃多少了，不把你肚子撑爆。”我这才想起，平时吃面条也就吃一碗的，这回一下吃进去三碗了。怎么吃起凉面来，就不觉肚子小了昵？

每吃那么一顿凉面，便觉得几天都在凉爽里。

等我长大走出家门，在外面吃过很多凉面、冷面、凉粉等，但不如我家乡的凉面“鲜”得够劲、凉得彻底、味儿那么接地气。